

秋到果园忙采梨

□ 顾仁洋

龙冈镇北十五里沙岗上的桃园,每年会有两次盛景:一次在清明前后,人们纷至沓来,到这个“桃源胜境”踏青赏春看桃花;一次在中秋前后,人们纷纷慕名前来采摘梨果。

春天名义上是来看桃花,实际上万亩果园里香雪海似的梨花,总是给游人更强烈的视觉冲击。入了秋,到果园来采摘,袋里拎的、篓里装的、箱里盛的、板车拖的、电动三轮车载的、南来北往货车运的,也都是梨子。

龙冈的梨,品种很多,早熟晚熟的都有,什么鸭梨、酥梨、黄金梨,什么绿宝石梨、苏翠一号……不一而足,但要论撑起大场面的还是荏梨,一个个硕大、饱满,有底气。“龙冈水果最出名的是荏梨,七八两个,疙里疙瘩,绿中撒着黑点的沙皮,削去皮。梨肉翡翠一样绿澄澄的,往外渗的梨汁凝得像冰糖屑,咬一口,那甜,不寡不齁,玉一样的润。”(孙曙《龙冈往事》)

以脆、甜、嫩著称的龙冈荏梨久负盛名。1991年出版的《可爱的盐城》在“源远流长的土特产品”中对龙冈荏梨这样描述:“形似纺锤,味似嫩菱,果肉厚实,能润肺止咳,治哮喘。”名声在外的龙冈荏梨,殊荣等身。2000年,“龙冈牌”荏梨获得国家商标注册。2014年,龙冈荏梨地理标志商标成功注册。龙冈荏梨和赵老爷肉丝面、贾家锅贴一样,是那些生于龙冈、长于龙冈,或者生活在龙冈过、工作在龙冈过的人,关于龙冈风味难以磨灭的一份印记。

追溯龙冈荏梨的前世今生,它已有超过一个甲子的历史。1958年由著名的山东“莱阳梨”经嫁接更新,落户于千年古镇龙冈镇北十五里沙岗(卧龙岗)后,经过在沙土上的精心培植,龙冈荏梨成了著名的地方独特优质梨果。盛产龙冈荏梨的卧龙岗,气候温暖湿润,日照充足,雨量充沛,四季分明。这里原是苏北平原自然古沙堤的一部分,即盐阜平原的西岗,又名“阔沙

岗”,作为苏北平原最大的一条贝壳沙堤,特别适宜梨果生长。因而,这5000多年的自然古堤成了孕育优质龙冈荏梨的栖息地。

“那个龙冈荏梨啊,呱呱叫呢,一个字,大!七八两个,大的斤把呢;一个字,脆!咯嘣嘣的,一咬一口粘稠的汁水;一个字,甜!咬一口,像嚼在了蜜糖水里了,唇齿生津啊。”作为国家级无公害果品生产基地、江苏省模范果园、盐城市现代农业示范园,龙冈桃园内6500余亩梨园,既是一座得天独厚的植物宝库,也是天然氧吧,更是龙冈荏梨生产的风水宝地。

“秋风起了,菊花黄了,稻米熟了,螃蟹肥了。这档口,荏梨也就迫不及待、浩浩荡荡紧跟着上市来了。”(许正和《荏梨飘香正逢时》)此刻,你会不会和我一样,念叨起脆甜、甜津、润喉,好吃的大荏梨呢?

那么,在这瓜果飘香的金秋时节,就和我一起到龙冈采梨吃梨去吧!

多少年来,我一直怀念着他——工友广林。

广林,不是他的真名字,他的父亲曾请人给他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大号。可惜,无情的天花在他脸上留下许多黑乎乎的麻点儿。有些促狭人便将“麻”字拆开,喊他“广林”。他从不生气,随叫随应。久而久之,广林竟成了他的通用大名。

我是在广林之后到这个乡当秘书的,渐渐地对他的趣闻亦听得不少。广林初到乡政府做工友,有人问他母亲:“你儿子在乡里做什么?”老人迟疑了一会儿说:“我也不清楚,恐怕不小哩,我见乡里书记乡长外出总要向他请假!”

广林听到这事又好气又好笑,他回家一边给母亲塞一包糖果,一边嗔怪:“老娘哎!你儿子在乡里是做工友,工友就是专门给公家烧

茶、扫地。书记和乡长外出关照我,不是向我请假,而是怕人找他们有事好知道下落(那时还没有手机之类)。你不懂,以后不要乱说,人家会笑话我的……”

广林姓戴,从此,有人真从他母亲这个“不小”中,给他起了“代乡长”、“代主任”、“代经理”等雅号。

一次,我们几个人到村里办事,一位老大爷手里拿张报告前后找乡长要救济。同行中有人一本正经地指了指广林:“他就是代乡长,找他!”尽管广林再三摆手,老人还是追着他不放。怎么也说清楚的时候,广林呼啦一转身,像顽童一样爬上了路边丈把高的稻草堆:“老大爷,你看乡长还爬草堆吗?”老人讪讪地笑了。广林下来后对老人说:“你若放心,条子我可帮你代转给乡民政,隔几天,你去找他们……”

莫看广林这么“油气”,可工作还是不错的。每天早晨起来,先拔去煤炭炉封口,装满一吊茶水,然后打扫庭院修整花草,水烧开了,他就一瓶瓶地灌好送到几个办公室。喊人传信,一叫就到,从不误事。

最难忘的有这么一次,乡长让我通知下午召开各村主任会议,供销社、粮管所、农科站等几个乡直单位负责人一并参加。可到开会时间,各村主任全来了,几个单位负责人却一个未到。乡长急了,便责问正在倒茶的广林:“秘书有没有叫你通知单位负责人?”

刚一脚踏进会场的我一听愣了:“不好,忘了!送给广播站条子上只写了村主任,这几个单位给忘了……”我红着脸不知所措等着挨批,想不到广林一口答应:“秘书上午同我说了,因急着打扫会场给忘了。”

“你看你看,嘴上没毛,做事不牢。”乡长圆目瞪眼,让他快去补通知。我也趁势和他一起溜出去分头喊人。

事后,我问广林:“你怎想得起来替我受过?”他一笑:“你是秘书,人多面广露馅不好;我做工友,吃些瘪,没啥!”

我听了心头一热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以后,我调离了这个乡进了城。几十年过去,听说广林还一直在原位置上干他原来的活儿。我问一位乡下进城的好友:“乡里不能将人家劝一下吗?”好友说:“书记乡长也有这个打算,可找来找去,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接他的班。”我说:“那他没情绪吗?”友人手一扬:“嗨,你还不清楚嘛,这人啊,就是一直到80岁,也会乐呵呵的不会有一句怨言!”

真地,广林60岁一到便从乡政府工勤员位置上欢欢喜喜地“回”到了村里,继续担当起他种地养鱼的老农民角色。可惜因一个意外事故,70不到走了。不过,走时还是那个笑眯眯的模样。

伏契克说过,我们应该笑着面对生活,不管一切如何。广林,这个平凡的小人物,笑对委屈,笑对他人,心胸真如广袤的森林。每每想到此,我的脸上就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,他那似乎笑眯眯的动人形象也在我心中愈加分明起来……

工友广林

□ 王洪武



初秋西乡

魏萌摄

二十四节气

白露

□ 任崇海

白露交节,凉风已至,寒蝉始鸣,秋气渐深,昼夜温差加大,清晨的露水日益浓重,在花草农作物上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,故名“白露”,人们企盼的气高气爽、瓜果飘香、物资丰腴的美好季节已经到来。在民间白露日有“收清露”的习俗。《本草纲目》上曾提到露水“煎如饴,令人延年不饥”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千古传诵,这属于白露的美,它不仅是《诗经》里面的诗句,更是人间的画意,风轻、云淡、天高、水长。



【编者按】盐城厚重的红色革命历史中,孕育于盐都西乡湖荡地区的红色故事熠熠生辉。作为讲述西乡湖荡地区红色故事的文学作品,《渡江脱险记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,脍炙人口,能让我们从小人物的抗战经历中,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抗战历史,汲取精神力量,获得智慧启迪。本报《知味斋》将连续刊载这部作品,以饕读者。

遇敌被困

爷爷和奶奶青年时就到上海去打工谋生。爷爷拉黄包车,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,奶奶在一家日本人的纱厂里做工。1937年11月,日军侵占了上海,爷爷奶奶无法在上海继续生存。第二年春,一家三口搭乘了一条去苏北的顺船,准备回老家盐城秦南仓种田。

他们乘坐的木船船主姓张,五十多岁,是兴化人。船不大,却搭载了包括爷爷一家在内的五户、十几口人。

早春时节,木船从上海苏州河出发,向北经昆山、常熟到无锡江阴,一路穿大河、过小港,顺风扯篷,逆水拉纤,日夜兼程。几天过后,船就要到江阴出口了,大伙儿有点兴奋,都想早点过江。过了江,就是苏北,就离家不远了。

渡江脱险记(一)

□ 卫雨明

可是,船行到江阴闸口时,大伙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:只见堤岸上站满了端着长枪的日本鬼子和伪军,那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寒光。江堤上炮楼高耸,架着的机枪居高临下,对着来来往往的船只。一帮伪军声嘶力竭地吼叫着,指挥来往船只。大家这才明白,闸口已被日本鬼子控制了。

船主老张正在发愣时,一个伪军头目冲过来,大声吆喝:“快停船,把船停靠到堤北!船上的人全部上岸接受检查,违者一律枪毙!”

这突如其来的遭遇,吓得大家不知所措。一时间,女人们惊恐无比,孩子们哭声一片,老张不得不听从指挥。船刚停靠在堤北,就被伪军用铁链锁上,船上男人们都被赶到岸上接受检查。

大家上岸才知道,这哪是检查,分明是扣留。所有的人被扣留下来做劳役,修筑江防工事。日本鬼子为了防止有人逃跑,就在每人衣服和每条船上分别用油漆画上标记,并发布:发现逃跑,当场枪决;一人逃走,全船受罚。此刻,船上的人心都凉了,谁谁没想到,刚从上海脱离虎口,现在又落入了狼群。

除留下女人们照看孩子外,船上男人全都被赶到工地做工。爷爷夹在人群中来到工地,发现这里还有二三十个被抓来的难民。大家在鬼子刺刀和伪军皮鞭的驱使下,有的在挖土,有的在运料,稍有懈怠,就要挨到毒打。

爷爷心里盘算:眼下情况复杂,看来难以脱身。一旦遭到不测,别说回家了,一家人乃至一船人就连性命都难保,必须得沉住气,等摸清情况后,再伺机而行。

在这群民工中,由于爷爷年轻而干练,就被鬼子安排扛木料。为了脱身逃命,他显得特别卖力,还假献殷勤,主动给鬼子和伪军头目敬烟点火,以博得他们的欢心。半天下来,就与几个伪军混熟了。中

午吃饭时,伪军竟赏爷爷一大碗饭菜,并让他坐在自己旁边吃。

就在爷爷吃饭时,一个鬼子通信兵匆匆前来,向鬼子小队长传达指令,要求三日内将在此的民工统统押往前线修筑工事,并征用所有船只,为他们运输军用物资。鬼子们讲的是日语,以为在场的爷爷听不懂,哪知爷爷在上海拉车几年,接触过不少日本人,日积月累跟着学了不少日本话,能听懂很多日本话。听了鬼子的对话,爷爷吓出了一身冷汗,感到事态严重,不得不为全家及船上人的命运担忧。晚上回到船上,他就将这一消息告诉大家,船上人顿时恐慌不已,每个人都明白,上前线筑工事就是替日本人当炮灰,船运物资必将船毁人亡。服从去前线是死,不去必定是死,这可怎么办?船上所有人都陷入悲哀绝望之中。

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,爷爷站起身来,说出了自己的思考:“我们现在还有一条路可走,就不知大家同意不同意?”听此言,人们仿佛在绝望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,急切地催爷爷快说说什么路。爷爷不慌不忙地说:“三十六计,走为上策。目前只有一个出路,逃!”

大家对爷爷的这个主意不解,又忙问:“怎么走,走得了吗?”

爷爷却说:“事在人为,只要我们齐心协力,大家听我的安排,就有希望。”

船主老张颇有顾虑,他说:“船是我的命根子,不能冒这个险,要是被发现了,我的船就没有了。”

爷爷反问:“你不走,就能保住船吗?我们这么多人的命就不抵你的一条船吗?”

听了爷爷的讲解和动员,大家一致认为只有逃走才能活命,于是都劝老张:“我们船上人要同舟共济,一切都听老卫安排。”

爷爷看大家意见一致了,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的脑中已经形成,他要大家不要慌张,看他眼色行事。(未完待续)

